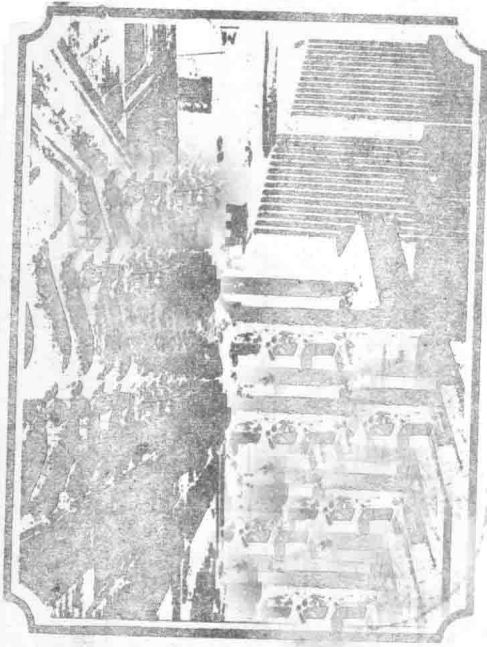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拿破仑外传

原著：安吞马岐



拿破崙外傳

— 文 國 書 局 —

售價：新台幣陸拾元

主編者：唐玉美

編譯者：文國書局編譯部

出版者：文國書局

發行人：沈英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二一三四號

地址：台南市崇德三街 62 巷 8 號

電話：(〇六)二六七五五五

劃撥：〇三〇六三五六三號

印刷者：英原精版印刷公司

經銷處：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寄回更換

出版緣起

美食令人頰齒留香，好書值得代代流傳。文學告訴你從剎那到永恆的一切，世界文學名著更是彙集了古今中外文人至情至性的結晶，並且超越了時空的阻礙，導引了世人的肯定。

這套叢書有鑒於世界文學名著的版本已有不少，然而多不免常有舛誤疏漏之處，我們從浩瀚的書海中，挑選出感人最深、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加以重新整理，並延人精心編校。將文學所蘊育出生命豐富的內涵，付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你面前，因而推出了這部世界文學名著全集。

人類從歷代累積下來的智慧，及先人遺緒的感召，是悲是喜，是嘆是怒，盡在其中，而我們輕易的領受了這一切。但願能與您共享好書的芬芳。

7-245112

目錄

第一章	拿破崙的少年時代	一
第二章	時代的暴風雨	一七
第三章	冒險家的樂園	四二
第四章	遠征義大利、奧地利	六三
第五章	遠征埃及	八四
第六章	登峯造極	一〇六
第七章	鐵拳四揮	一三八
第八章	醉臥美人膝 醒握天下權	一五八
第九章	遠征俄羅斯	一七二
第十章	時敗運衰	一九四
第十一章	最後的苦闘	二一〇
第十二章	英雄末路	二二四

第一章 拿破崙的少年時代

第一節 生不逢辰

意大利半島像一隻穿着高跟鞋的腳伸入地中海，在它的西面有一個海島，叫做科西嘉。西曆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七日，島上誕生了一位現代史上極煥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波那伯脫，拿破崙。

這位蓋世無匹的軍事家、政治家；也可以說是大冒險家、大破壞家的祖先，本來是住在意大利，他的祖先在中世紀才遷徙到這個層巒疊嶂，森林密布的海島西部的阿耶西奧埠。這島上的居民有一種尋仇，械鬪的習俗，祇要是仇恨，那怕是年代的久遠，都要持刀帶劍，殺後再說。殺人的罪犯，只要往山林裡一逃匿，便可以逍遙法外，政府也無奈他何的。

該島居民爲了不滿意熱那亞共和國的統治，曾經團結一致，在愛國志士巴司克布·包力領導之下，發動被壓迫民族復仇之戰，把意大利人趕出島外，科西嘉因而獲得獨立了。

可是，意大利人不甘心放棄科西嘉的特權，時時刻刻都想再把她擁爲己有，只因該島民性強悍，不敢貿然從事吧了。一天，他們得到法蘭西軍隊遠征的消息，立刻將吃不消的權利轉讓法國

政府——把不甘放棄而又無法控制的科西嘉出賣給法人了。

法國強大的遠征軍，對於征服科西嘉，自然很有信心，他們利用大批的戰艦行將吞噬這一塊肥美的土地。七萬島民對意、法政府暗中勾結打着科西嘉算盤的行爲甚表憤恨；於是，再度團結一致，在巴司克布，包力指揮之下，發動自衛之戰，以區區科西嘉海島的力量，抗禦法國的軍隊。

拿破崙的父親查爾·馬利龐拿巴特當時尚在皮沙讀書，他憤恨法、意的侵略，毅然放下書本參加科西嘉保衛戰，因他聲望卓著，所以被任爲包力的參謀。

他們率領島上的義勇軍和法國遠征軍作殊死戰。義勇軍的將領們，奮不顧身地指揮着他的部隊，擊退陸軍的法軍。在砲聲隆隆，飛塵蔽天的激戰之下，曾經數度擊退了登陸的法軍。但是，敵人仍是前仆後繼源源不斷地增援而來。島上的義勇軍，終因衆寡懸殊，火力不足而漸漸敗却了。義勇軍節節敗退，他們唯有向山林深處後撤了。包力眼見部衆已潰散，也只好退向深山叢林之中，再作打算。

拿破崙的母親當時年甫十九，雖然肚子裡懷孕着拿破崙。却不得不騎着一條騾子跟着軍隊退入崇山峻嶺，森林密布的地區繼續奮鬥。直到敵人的砲火迫近深山叢林，義勇軍傷亡慘重，遺屍

遍野。他們才漸漸覺得困獸之鬪也無濟於事；於是意志不堅決的分子就提出和敵人和平談判的論調。誠然像這樣繼續打下去，不必敵人來打，也要餓死山林中的，總指揮官包力，知道前途無望，就偷偷地渡海亡命英國去了。他的副將在大衆慫恿之下，只好率領殘餘的一些軍官下山，向征服者低頭屈膝。

自此之後，科西嘉被併入法國的版圖，不自由的生活便光臨到島民的頭上。

拿破崙的祖先，從前都是科西嘉的貴族，也有當過戰士的，生活相當優裕，地位也很高貴。他的母親里蒂西也是一位名門閨媛，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自從投降法國之後，情況已大非昔比。雖然還住着一所寬宏的大廈，可是；到底不能和以往相比；再加上這位年輕生產力強的貴族小姐，不停地養男生子女，人口增加，做父親的，就格外感到家庭負擔的慘重了。

革命軍已投降法國了，可是愛國的島民尚利用島上天然的山巒叢林，繼續打游擊，房屋被焚，森林被砲彈穿孔，拿破崙就在這樣不安靜的環境裡誕生的。數年後他的父母已兒女成行，拿破崙在兄弟姊妹之中排行第二，這一群之中除了他的事業顯赫不可一世之外，其餘的都庸庸碌碌，默默無聞，連他的父親也一樣，沒有可值得記載的奇蹟。

這一群的子女住在祖宗所遺留下來的屋子裡，天真地嬉戲着，他（她）們除嬉戲外，什麼也不知道。可是，當他（她）們年事漸大後，就漸漸意識到過去祖先的榮耀以及自己身份的優越

，如今一切都化為泡影了，兄弟姊妹之中，拿破崙對這環境的惡轉，尤其感到不愉快。

但上天故意要磨練他，堅強他的毅力，所以把他安排在這個破落戶，讓他自強不息地奮鬥掙扎，拿破崙竟因此而獲益。

第二節 半開化的野蠻人

拿破崙的軍旅隨父親自從降敵之後，爲了生活的鞭策，就在一個苗圃當過監督；後來竟到一個最好的職務，就是被任爲阿也巧法國王室裁判所的陪審官，因和法國關係搞得不錯又升任爲法國議會議員。

拿破崙如流水，拿破崙轉眼之間，已長成十歲的少年了。

拿破崙的軍旅，當於拿破崙對巴瑟以來，將近十年，而島民仇視法國政府的態度，仍然不變，海軍隊到處出發，搶殺、焚屋、仇視的行爲層出不窮，深知島民性情強悍，非武力所能制服，就改用怀柔政策，籠絡他們。凡是在法國政府機關服務的科西嘉人，可以得到種種的優待。例如頒發恩賞金，賜其子弟公費生待遇等等，使他們對法國人逐漸好感。

拿破崙的父親因在法國政府服務多年，法王路易十六對他的印象頗好。因此貴族學校就贈他的兒女公費生的待遇。

一七七九年，拿破崙因得到公費生的待遇渡海赴法國，就學布力安陸軍幼年學校。他穿了一身破爛的衣服，默默地坐在課室的一角。漸漸地他已學會了法蘭西語言；可是講得怪不好聽的。因此受到了法國孩子的歧視。他在這人地生疏的環境裡，受人嘲弄之後，絕不放聲痛哭，也不報告師長，祇是向侮辱他的敵人怒視着。

法國的孩子們常常倚恃他們人多，故意包圍着他嘲笑取樂。

拿破崙一旦光了火，不顧他們人數衆多，立刻揮起鐵拳，以一當十的把他們打退。

一天，他獨自一個人在操場的一角散步。忽然來了三個法國孩子，走經他的身旁，他們故意作弄着拿破崙取笑作樂，拿破崙把眼瞪了他們一下，默默地走開了。法國孩子尾隨其後戲弄他說：「眼睛長得太大而身材太小不大配合！」其中一個看到拿破崙已光了火，作個鬼臉，就悄悄地離開了。

其餘兩個不大識相，尚繼續調弄下去，並且更逼近拿破崙的身旁。拿破崙忽然轉過身來，握住拳頭向他們的頭上亂揮，那兩個法國孩子招架不及，被打得將哭起來。

「這矮子可真厲害！我們叫幾個來對付他吧！」

另一個孩子一邊說着，一邊拉着那哭喪臉的孩子走開了。

不久之後，他們帶了十幾個法國孩子來到拿破崙的跟前，這是一隊問罪之師。

「科西嘉！你到底講理不講理？你動手打人，豈不是野蠻？！其中有一個孩子譏罵道：『拿破崙，你到底是乞丐還是學生，真不要臉，瞧你那一身破爛的衣服！咱們同學的臉都丟光了。』」另一個孩子道：「拿破崙！你這叫化子，你所穿的那條褲子，大約是布袋做的吧？」「科西嘉可以裝進兩個人？」

「喂！這小子，半開化的野蠻人，怎不出來較量較量？你膽怯嗎？」

拿破崙轉身不發聲，只好躲到校園的一角，默然不予回答，可是他心中念念地想到了科西嘉的同學，向老師報告嗎？一來他們都是法國人，對科西嘉的孩子，不會太同情憐愛的；二來，老師承認說得不錯標準，未開口，人家已先在笑我們了，如何報告下去呢？終於他自言自語道：「科西嘉貴族的後裔，我的本領不會比你們差，等着瞧吧！」

不久，拿破崙又把拿破崙當做嘲弄的對象，加以百般冷嘲熱諷。一個比他高大的法蘭西小孩，頭戴高帽，手裏拿著矮小的拿破崙挑戰道：

「喂！半開化的野蠻人，現在我代表法蘭西，你就代表科西嘉，我們試來比武如何？」話還沒說完，拿破崙已捏著忿怒的老拳，走上前去，對準那自稱法蘭西代表的孩子擊去，正擊中了他的下巴。

拿破崙回頭看到拿破崙火光，立刻向後退了幾步，拿破崙有如逃亡逐北一樣，單刀匹馬迎頭

追去，把他們痛打一陣，因此，他們就向老師報告了。

老師以他出手打人太不應該，罰他禁閉，拿破崙十分不服氣，在禁閉室中高喊冤枉。老師不禁搖着頭嘆息道：「這孩子的性情像一塊花崗石，任憑你怎樣和他說也說不通；可是這花崗石之下又埋有一座活火山？光了火，誰也無奈他何！」這位老師又轉向一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用慈愛的口吻和他們說：

「孩子們，隨時隨地都要當心這座活火山的爆發！」

當拿破崙被釋放離開禁閉他的房間時，這一群好嘲人家的小朋友，忘却了教師的訓誨，又圍着他嘲笑他了。

「禁閉的滋味如何？」一個頑皮的法蘭西小朋友問他。「下一次可別太野蠻，動手打人啊！半開化的野蠻人！」另一個說。

「哦！方才給你們一頓血淋淋的教訓，你們忘了嗎？」拿破崙仍舊倔強地說：「告訴你！我是科西嘉貴族的後裔不是可以輕易讓別人欺侮的！」

「噫！好一位科西嘉貴族的後裔，但是，誰稀罕你那芝蔴大的科西嘉小島的貴族！」一位法國小朋友半譏諷半恭維地說着：「現在貴國已被我們法蘭西所征服了，你還不覺害羞，虧你還是一位貴族的後裔呢？」

但是，但是，這不算什麼？因為我們科西嘉地小人口少，才被你們侵略；將來有一天，我們會替祖國洗雪先前的國恥的，你們等着瞧吧！」拿破崙咬牙切齒地說着，小朋友們，知道他不很好惹，也只好散開，各走各的路途去，剩下孤零零的一個拿破崙。「也吧」，他自思道：「這樣子倒也安靜些兒！」

一個貧苦的幼兒離鄉背井，遠走他鄉，得不到慈母溫柔的愛，代之以非笑嘲弄，誰也忍受不了。這位被卑視為半開化的野蠻人的幼兒也何嘗沒有思鄉的念頭呢！他每次寫信寄回科西嘉的父母，向他們訴苦，並且要想回家和親愛的父母親團聚，共享天倫的樂趣，那時他父親早已失業，接到他的來信，增添了不少的麻煩，因而給他一封回信：「家裡沒有錢，至少公費生的待遇，是給不來的，機會不再來，兒呀！你必須忍辱，逗留在那兒，和嘲弄你的外國孩子們妥協；這是你必須向他們低頭。」

拿破崙看到父母親的手書，又想到週圍富而驕的外國小朋友，不禁忿怒道：「哼！你們只不過是幾條臭錢，自以為門閥高貴，老實說你們的貴族感是遠不如我的；但是，時也命也，家庭貧窮，夫復何言！」

自此之後，他除了孤零零的單獨生活之外，把全國精神集中在課業上代替無聊的貧窮和貴族的辯解。

十四歲了，他在學業上已有了成就，史地、數學的成績都相當好，深得老師們的好評。但是教師們的稱讚不能解除他心靈上的痛苦，他深深地了解，自己是一個被征服的可憐蟲，免不了要受人家奚落的。

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本盧騷所著的民約論，發揮「天賦人權」那一套自由的思想，他手不釋卷，津津有味地閱讀着，原來這個自由平等的論調很適合他的脾胃。後來又閱讀了一篇關於呼籲解放科西嘉的文章，他讀後感到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唯有這樣的說法才是公平合理的，他想，這便是自由。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這些書篇上，他嚮往着書篇上的話兒，希望它能有實現的一天，於是他的小心靈上漸漸得到安慰了。

第三節 環境更新刺激依舊

在布力安陸軍幼年學校讀了五個年頭，拿破崙終於畢了業，他的父親此時已有了五男三女，負擔更重，而拿破崙的畢業就是失業，對家庭經濟絲毫也沒有分擔的能力。誠然，那布力安陸軍幼年學校不過是軍官預備科，畢了業也不能在社會上混一口飯吃，在麵包問題重於一切的情況之下，畢業不但是無濟於事的，反而回家來增重父母的負擔，有何用呢？！

他的父親，因此再把他送入巴黎軍官學校深造。五年來布力安陸軍幼年學校的生活中，衣衫

襪樓，袋中無一個零用錢，暑假、寒假眼巴巴地看着別的小朋友都有父母親來接他回家去歡度假期，只有拿破崙回家不得。他的父親爲了家中的貧窮，五年來只有一次，那是空前絕後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來校看看他。如今畢業了，又要再讀軍官學校，簡直是準備受辱的地點，他本來不願意再升學了，可是這位科西嘉海島上誕生的孩子，對於海的興趣似乎是先天所遺傳下來的，他幼時曾見到乘風破浪雄偉地前進的兵船，那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就種下了對海軍愛慕的根苗。此後更渴望着升學海軍官校，可是環境是不許可由他選擇升學海校的。「也吧，那我姑且再升入陸軍官校以補償這一件憾事吧！」他於是毅然決然地答應下來了。

一七八四年他帶了一些破爛又殘缺的行裝，乘了一輛馬車向法國的首都巴黎出發。一路上漢漫的行程，倒轉的困難，又經過無數的村莊、市鎮，終於抵達了這世界有名豪華的花都巴黎。

以他的裝束，行李看來，在繁華的花都裡，確然是一個土包子了。他注視着華麗整齊的建築，熙熙攘攘的行人，川流不息的車輛，正在目瞪口呆的當兒，馬車已停息在一所富麗堂皇的大建築的門口。

那哥林特式的圓柱上，鑲着黃金色的格子，簡直是宮殿一般，軍官學校就在這兒了，他下了馬車，覺得自己所穿的破衣服和這皇宮一般的校舍不太調和。

一會兒，他已搬進一座巍峨的學生寄宿舍。這陸軍官校乃是直屬法國王室管轄的，學生大部

一部分是法國的貴族子弟。他們平時出入都帶着一些跟班，穿着華麗的外衣，煞是威風的樣子。這批公子哥兒每天除了跳舞飲酒作樂之外，似乎沒有其他的特長。

拿破崙深知自己的家境貧苦，絕不能和他們鬼混；但是倘如他們要邀約他一同去吃喝作樂，幾金如洗的他，豈不窮態畢露嗎？這樣子下去，難免會被別人瞧不起的，瞧不起麻煩就來了。

他回憶起在方安陸軍幼年學校被群眾奚落的鏡頭，尚歷歷如在眼前。「不，我不能每天和同輩貧窮的難解，也不能向這些富而驕的同學之前低頭。」他雖然作這麼想可是環境無情地逼迫他，使他和那些綢繆的公子哥兒接觸。和他們講理的結果祇是博得一場忿怒，他沈思的結果，終於對付不了。不多和人家交遊的一套辦法，才能應付目前的不利環境。他這樣實行之後經過的幾年，又，又有人們發覺，同學漸對他批評起來了，「拿破崙那傢伙只會埋頭用功，對於跳舞吃酒，一絲一毫都不理！」一位公子哥兒諷刺他。

「嘿！拿破崙，假如拿十個法郎給你，我猜你必定不知道要怎樣使用的！」另一位同學跟着說。

像這樣的土包子，別說是十個法郎，就是一個法郎，也不知要放在哪一個口袋才好！哈！哈！哈！又一個花花公子模樣的同學打趣地說。

「哈哈！哈哈！……」他們大笑了一場走開了，拿破崙再也不和別人爭論是非

，因為這不是爭辯的時候。真理愈爭恐怕愈模糊，最後還是博得一個半開化的野蠻人的頭銜嗎？經驗上告訴他，還是不爭爲妙。環境雖然更新了，但刺激依舊，有時他受刺激太過分了，只好向學校請一個病假，佯裝生病，獨自一個人躲在寂靜的房間裡，把窗簾放下來，靜靜地思索着，細聲地咒咀自己不幸的境遇。

不幸的消息又傳來了，那就是父親病逝的噩耗，他接到母親這一封信，父親生前的印象立刻浮現在眼前，回想布力安陸軍幼年學校讀書的當年，這窮苦的，可憐的爸爸，只能有一次來校探視他，並帶着天真的弟妹一同來到。想不到，那一次的見面已成爲訣別，唉！他想到這兒，不禁傷感地哭泣着。

媽的來信上說，刻下她已是八個孩子的寡婦了，生活的重擔開始落在她的雙肩，拿破崙把這封信反覆地誦讀了幾遍，不由得嘆一口氣，低聲地說道：「可憐的媽！您太辛苦了！」

自從父親病逝之後，拿破崙更加發憤忘食，很少出街躊躇，就是偶然走出街頭逛逛也趕快回到宿舍來精心研究功課。

有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他獨自一個人到校外逛逛，路經一條繁華的街路，那買花的小姐拚命纏着他，硬要他買，他摸摸口袋，囊空如洗，不由得臉紅耳赤難爲情起來，他赧赧地說道：「對不起小姐！我沒帶錢出來哩！下次再來買你的花吧！」